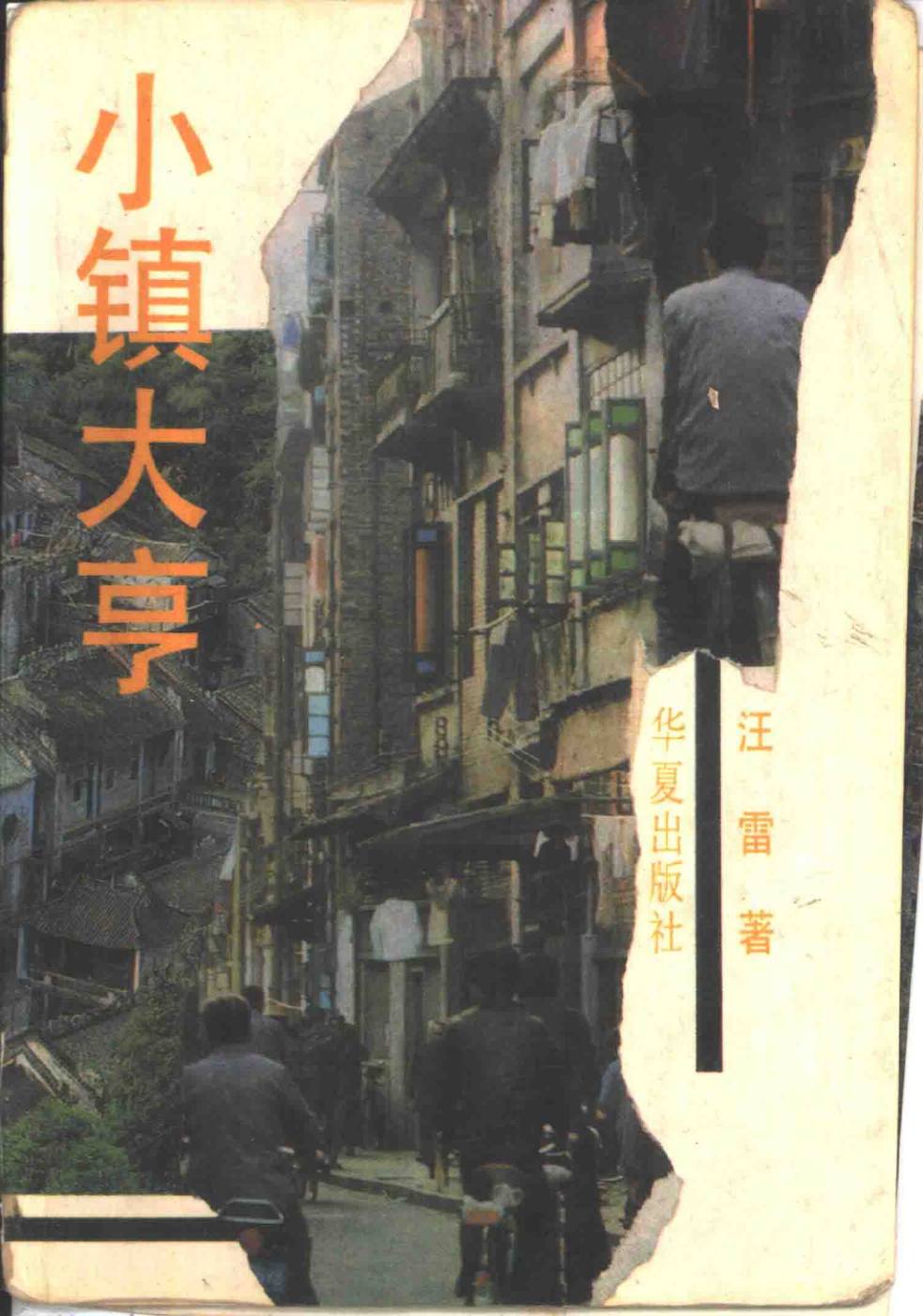


小镇大亨



汪雷 著

华夏出版社

汪雷 著

小镇大亨



(京)新登字045号

小镇大亨

汪雷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7.75 印张 166千字 插页2

1992年5月北京第1版 199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6500册

ISBN7—80053—322—0/I·256

定价:3.95元

引 子

香梔镇镇长马永昶在南京急得差点要跳长江。

也难怪他：香梔镇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群山环抱，山中盛产毛竹。每年冬春二季，笋尖上市，镇里镇外，铺天盖地都是笋。运笋的车队和船队如同蚁群。有位来这里考察的经济学家批评当地政府，说是竹笋这样贱卖了太可惜，应该就地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再出售。马永昶信了，掏空了镇上两年全部储备，花了六百多万人民币，从日本引进了一条很先进的竹笋罐头生产流水线。罐头厂不负众望，上马不久，就生产了数千吨清水笋罐头。不料，对方来验收，认为质量标准不合他们国家的要求，不但拒收成品，而且要按合同罚款！

乡下人不谙生意经，更不会同外国人打交道。人家横挑鼻子竖挑眼，明知他们太苛刻，也不知如何抗争。末了还是牙齿往肚里咽，自认倒霉，“不合格”的产品一律来个“出内销”。

出口转内销也不容易。那种听装的清水笋罐头，国内市场零售价只有4元多一点，而他们香梔镇这种供出口用的罐头笋，每听成本就要8元多。镇长马永昶亲自出马，在南京奔波了一个星期，竟然没有一家菜场或商场肯接收这批出口转内销的高级货。倘若这批罐头积压下来，不仅浪费了七八百万周转资金，而且还会引起连锁反应，罐头厂将不得不歇业关闭，六百万元引进的生产流水线等于报废，还有几百名工人

的出路……

难怪镇长急得想跳长江了。

天无绝人之路。随行的镇民政助理员杨炯，为愁眉苦脸的马镇长出了个主意：省府里有位姓蓝的什么处长，是香榭镇人士。虽说已离家数十年，但看在乡亲份上，这点忙大概还是会帮的。

马永昶病急乱投医，答应试试，当真去寻了那位蓝处长。吞吞吐吐说明来意，那处长苦笑着摇摇头，叹口气：“你们来迟了。我如今已经离休了，说话没人听，帮不上忙。”看到他们满脸失望，处长于心不忍，临送他们出门又给他们一线生机：“去找我小女儿试试看，她叫蓝谷，在新华日报社当记者，接触面广，朋友多，也许能解决你们的问题。”

马永昶不太相信蓝谷的能耐：处长解决不了的问题，处长女儿倒能解决？不过，他还是去找了蓝谷。

没想到，蓝谷还真有这份能耐。两天之后，她便打电话通知马永昶：“那批出口转内销的清水笋罐头，由几家大宾馆分摊认购了，你可以马上送货……”

虽然只能按成本价出售，但比起损失上千万元，不幸中之大幸了。马永昶欣喜若狂，特地找了一家馆子，感谢蓝谷。

乡下人没见过大世面，马永昶也难得进一次省城，压根儿不知道如今的高档宴席都是设在大宾馆、大酒店里的。他以为那地方只有外国人和省长们才进得去。所以，他只在临街找了家门面很漂亮，里面却又脏又乱的健康饭店摆了一桌酒席。大碗的红烧肉、大碗的红烧鱼，还有大盘的烧鹅和大盘的板鸭，倒也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子。

蓝谷不愧当了两年省报记者，见多识广。一看这场面，心中便有了几分数。所以，马永昶一边向她敬酒，一边连连道歉说这家饭店没有什么好菜时，她便十分真诚地说：

“……我不是冲着山珍海味来的，是奔着你们的一片诚意来的。我虽然生在南京、长在南京，但根却是在香榭，算是一个香榭人。故乡父兄们待我一片赤忱，我当然要报以琼瑶。今后有什么用得着我蓝谷的地方，尽管来省城找我。”

马永昶巴不得听到这句话，忙接上来说：“蓝记者，正有事求你：我们香榭镇也打算赶赶时髦，在省城找些香榭籍的各界名流，成立一个‘振兴香榭咨询委员会’，请大家为故乡香榭镇的事出出主意、出出力。我们想聘你担任这个咨询委员会的主任，为我们镇政府的各种决策当顾问，不知蓝记者是否愿意屈尊俯就？”

蓝谷没想到他求自己的是这么一件事，略想一下，便婉言推辞：“当个咨询委员，为家乡的事出些馊主意，我是乐意的。至于主任，就免了吧，一来我缺乏水平和能力；二来自身工作确实也很忙；三来我已经兼任了省残疾人联合会的理事……”

马永昶笑嘻嘻打断了她的话：“你不要再推辞了。在南京工作的香榭籍人士虽然也有十多个，但是比社会活动能力、比担任的职务权限，他们都不如你……你最能帮上家乡的忙。再说，这个委员会，不过是个民间的协会组织，无需你承担什么义务和责任，不会占用你多少精力。但是，你作为主任，对家乡的政务却有了一份发言权。难道你不想为振兴家乡出点大力气么？”

马永昶这么一讲，蓝谷觉得自己不便推辞，只好答应下

来。当天，马永昶镇长便将一份大红的聘书送到了蓝谷的手上。

蓝谷担任了“振兴香梔咨询委员会”主任，原以为这是一个空衔，一年不会有几次活动。后来才知道，咨询委员会虽然咨不旺、询不盛，但实际事务却不少。她这里成了一个变相的香梔镇政府驻省城办事处。镇里有什么在省城解决不了的事，都来向她求助，找她想办法。身在其位，不得不谋其政。同时又碍着乡亲的面子，大小事情，凡是能帮忙的，她总还是热情地尽力而为。

这一日，又从香梔镇来了一男一女找她。

这是两个特殊的人。男人双手吃力地摇着一辆轮椅。女的年轻漂亮，却不会讲话，是个哑巴，手里攥着一封信。

“蓝记者，”那男人开门见山，“我叫黄斌，她叫秀姑。我们是为香梔镇的残疾人就业问题来找你的。你在省里，又是我们镇政府的实际上的顾问，你应该对这件事关心过问一下。不然，不仅要出人命，还可能会出更大的问题……”

“哦？”蓝谷一惊，有些不大相信，用目光去探询秀姑：“当真有这么严重？”

秀姑眼泪汪汪，把手中的信递给了蓝谷。

蓝谷把信看完，眉头不禁紧锁成一个疙瘩，向他们询问几句，当下便决定：立即去编辑部及省残联反映香梔镇有关情况，尽快去香梔镇作调查研究。

第 一 章

蓝谷的出现，没有在这座香榭镇上引起任何波动。她装束普通，举止平常。小镇上的居民谁也不会想到她来自省城南京，自然更不会想到她是那里大名鼎鼎的社会生活专栏记者。

这是一座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南方小镇。镇子不大，二三万人口，风景秀丽，商业繁华。白墙青瓦、画栋雕檐的传统民居，掺杂着马赛克加茶色玻璃的小洋楼，沿着青黛的缓坡，在山谷两侧错落有致地铺开了一大片。

山脚下，茶花和油菜花开得正盛。粉红的、乳白的、金黄的花朵组成了一个芬芳馥郁的世界。甜丝丝的香味弥漫在山野间，也随着清冽冽的河水流溢进宁静的小镇。

河水流过小镇的那段堤岸，是一色的青条石码头。码头下泊着许多苏北来的大航船、安徽来的水泥机动船和浙江来的乌篷船。码头石阶上，有几个女人赤着脚站在水里，淘米、洗菜、洗衣服，叽叽喳喳、格格嘻嘻笑闹不停。

堤岸上是半爿街，也是这座香榭镇上的一处热闹所在。茶馆、混堂、酒店，铺面一家挨着一家。从清早起，附近四乡

十八村来卖菜的农民骑着摩托车，挑着担子，摇着小舢板，从这并街上经过，络绎不绝。

蓝谷在农贸市场一个摊位前驻足观望了片刻。守摊的那个山民用极富诱惑力的腔调在叫卖他的石鸡。那一篓石鸡在咕咕地叫着，瞪着一双小眼，扑扑地蹦着想跳出去。篓旁有一串刚刚宰剥了皮的石鸡肉，新鲜、肥壮，嫩生生的，很是馋人。

蓝谷品尝过这种野味。那是去年夏天她和阿逢去黄山旅游的时候，他向她推荐了这道菜，并且请她在桃源宾馆吃了两次。她吃得极有滋味，很是开心。回到南京后，她很想亲手烧一碗请阿逢尝尝。但是，跑遍了新街口、夫子庙、水西门、江苏路所有的菜场和农贸市场，竟然难觅它的踪迹。有一次，阿逢在双门楼宾馆开一个什么会议，她去有事被留下来吃午饭，凑巧吃着了一道清煨石鸡。但那味道，远不如黄山的鲜美。听说那石鸡是冰冻过的，自然不如现宰的有味。

没想到，时隔近一年，会在这座远离南京和黄山的香榭镇上，意外地发现了这种野味。蓝谷观赏一会，下意识地从小坤包中掏出钱包，想买上几串带回南京去。就在这时，有人在她身旁很亲热地低唤道：

“蓝记者，你在这儿？”

“哦，杨助理。”他是镇上的民政助理员杨炯。四十多岁。一身揉皱了的灰色化纤料子的西装，一看便知是本地裁缝的杰作。他手里拎着一只省城早已过时的黑塑料方包。一顶蓝色解放帽下，一张国字脸上浮荡着极为诚恳而谦和的笑容。

“蓝记者，你想买石鸡？”杨炯看出她的意图。

“是啊！”蓝谷点点头。心想，他是当地人，识货，也熟知

市场行情。

不料，助理员回答说：“我从来不买、也不吃石鸡肉。蓝记者，你晓得么？这石鸡也是国家的野生保护动物。我们镇政府专门发过文件，禁止捕杀买卖石鸡。”

“哦？”蓝谷诧异地瞥了他一眼，老实承认道：“我只知道青蛙是保护动物，没想到……我以为它和牛蛙一样，是不受保护的……既然这样，我遵守你们镇政府的法规，不买了，”她爽快地一笑。

杨炯一边陪她走出农贸市场，一边说道：“蓝记者，我一清早去招待所找过你，服务员说你大概来这儿了……我想再和你商量一下……你能不能迟一点回南京？”

蓝谷似乎有些不解：“昨天，我们不是已经和你们镇长马永昶同志商量过了吗？怎么？情况又有变化？”

她忍不住端详了他一下。

杨炯窘迫地摇了摇头，解释说：“不，没有什么变化。不过，我想再争取一下——我和你一起想办法争取。”

“什么办法？”

杨炯说：“我手里没有工厂，没有经济实体，但是我们香榭镇上有很多乡镇企业，我们直接找那些厂长经理谈谈，有些事肯定比找徒有虚名的镇长好办得多。”

蓝谷一时没有表态，她考虑着杨炯的这一方案是否切实可行。她的目光滑过混凝土路面，滑过青石码头，水边一个穿碎花衬衣的少妇正弯腰洗床单，时时露出腰后一段玉润的肌肤，惹得岸上的男人们一双双色迷迷的眼睛刷溜个不停。

蓝谷收回目光，盯着杨炯问：“你有把握么？”

杨炯连忙点头：“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街坊了。再说，

我在香梔镇当了快二十年的民政助理，那些年大家都穷，我没少帮扯过他们。如今我求他们这么一件事，这点面子他们总是会给的。这事我有把握。”杨炯说到末尾，又强调了一句，并且冲着蓝谷谦卑地笑了笑。

杨炯很自信，蓝谷却感到这事毫无希望。不过，她不忍心泼民政助理的凉水，破坏他的兴致。再说，事已至此，死马当活马医，说不定瞎猫碰上只死老鼠。

其实，这件事也是蓝谷自己惹上身的一场麻烦：那天去南京找她的秀姑，是位先天性的聋哑人。这姑娘在那封求援信中说，她今年已经二十八岁了，除了聋哑之外，什么都如她同龄的姑娘一样。但是，就因为这点生理残缺，想考大学无路，想进工厂无门，至今只能闲居在家。这姑娘在信中悲愤地写道：“我也有一颗爱中华民族的热心，也有一双能干的巧手，为什么国家却不给我一个报效的机会？我不愿再吃闲饭，我要工作！”

也许，是姑娘凄婉的神态打动了她；也许，是因为这封求援信反映了残疾人权益问题，对此，她不能不格外多关心些。她当下便把黄斌和秀姑带到了省残联。

省残联的负责人叫过一位身材魁梧、右眼失明的中年人，对蓝谷介绍道：“小蓝，这位同志是香梔镇所在的那个县的县委刘书记。秀姑的事，就请刘书记帮助你一起解决吧。”

刘书记用他那宽厚有力的大手握住了蓝谷绵软的小手，热情爽朗地说：“小蓝同志，欢迎你去我们那儿检查指导工作。”

蓝谷笑了起来：“刘书记，你太客气了，我是去接受你的领导的。”

“不。”刘书记恳切地笑道，“你是省报记者，到我们基层县，就代表了省委，是上级机关来的同志嘛。再说，我们都是省残联的理事——我的这只眼睛，是在老山前线被炮弹皮炸坏的。不然，我们俩还没有缘份共事呢！所以，秀姑的这件事，你不用和我讲客气。你下去走一走，觉得应该怎样办，就怎样办，放开手脚办。我会全力协助你的。”

蓝谷接受了县委书记的建议，兴冲冲地来到了香梔镇。

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小小的香梔镇，竟有不同程度的各类残疾人近两千名。而其中在职的或有退休劳保福利的，只有四五十人，占百分之二左右。换句话说，全镇残疾人的就业及生活问题基本上都未得到解决。

这个问题，显然是香梔镇政府始料未及的。

镇长马永昶是个刚刚发福的中年胖子，他见到蓝谷，十分高兴，免不得旧事重提，对那批出口转内销罐头的事再一次表示感谢。谈到这一次来调查解决残疾人的事，他用嫩笋般的白胖指头轻搔着红润修顶的光光的脑门，感叹道：

“镇上有这么多残疾人，真没想到。平常看不出来，也感觉不到，可是报表一统计，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这确实是个很值得引起注意的社会问题。刘书记和蓝记者很有远见，很有远见，真是了不起，了不起……”

蓝谷打断了他的话：“老马，情况已经基本上摸清楚了。下一步，是考虑如何妥善完满地解决问题。”

“那当然。”马永昶不停地点着头，“我明天就派人去解决落实秀姑的工作问题。一定替她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为那批出口转内销的竹笋罐头，你给家乡出了大力气，全镇人至今感谢不尽。你现在为解决秀姑工作，亲自回家乡。我再不

尽力，还成什么话？”说完，又是一番点头一番笑。

蓝谷的一双眼睫毛轻轻颤动了一下，仿佛是在提醒马永昶：

“老马，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单单解决秀姑一个人的就业，而是要解决全镇残疾人的困难。如果仅仅是秀姑一个人的问题，我也不需要专程从南京赶来。你说呢？”

马永昶连忙点头称是，他显然已经深思熟虑，回答得从容流利：

“这件事已经提到了我们镇政府的议事日程上。要解决全镇这么多残疾人的就业、就医、就学等问题，不是我们目前的现有力量所能完成的。比如就业问题，不错，全镇有一二百家全民的、集体的、个体的工厂企业单位，但是，他们差不多各有各的难处：有的工厂编制满员，本身还有多余劳力需要精简或另辟生产门路；有的商店编制不满，但是经济效益不好甚至严重亏损，同样安排不了残疾人；还有一些单位，也许能再挤进一些劳动力，工种却又不适合残疾人特殊的生理条件……总之，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有很多困难需要我们克服解决，然后才谈得上落实……”

蓝谷感到自己的双颊热辣辣的。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问题，自己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省报记者，早就应当觉察发现的。但是现在，却要经过马永昶的提醒才能意识到，这未免显得自己偏狭幼稚……然而，她还是忍不住反问了一句：

“老马，照这样说，这件事岂不是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全部落实？”

“不。”马永昶胸有成竹地笑笑，“我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我们可以建几间专收残疾人的福利工厂。这样，一系列问题

都可以很快迎刃而解了。”

民政助理员杨炯没等听完话，便高兴得拍手叫好：“马镇长，你真是替全镇的残疾人办了一件大好事，我要代表他们好好谢谢你！”

蓝谷也高兴得差点叫出声来，但是，刚一轻启朱唇，她临时多了一个心眼，不无谨慎地探询道：“老马，新办几间工厂，怕要投资不少钱吧？”

“那当然。”马永昶笑咪咪地仰起脖子，“残疾人的福利工厂有其特殊性：产品必须是长线产品，不宜频繁变换生产品种，而且经济效益要求稳定有保障；从工作内容方法上看，要求工艺简单或自动化程度较高；但是工厂附属生活设施却要完备健全。这样一来，投资难免比普通工厂企业高一些……我粗粗框算一下，全部解决我们香梔镇残疾人的问题，大概有一百八十万元也就差不多了。”

“投资一百八十万？”蓝谷吃了一惊，担心地问，“一次性投资这么多，你们香梔镇负担得了吗？”她知道，一百八十万对于年工业总产值只有数千万元的香梔镇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些。更何况，不久前的罐头风波，已经使全镇经济大伤了元气。

“是负担不了。”马镇长苦笑着承认。但是，他很快挥了一下手，仿佛是驱赶心头的烦恼，“负担不了也得负担，因为这是我们对全镇残疾人的一笔欠帐。这笔欠帐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偿还，不应该让县里替我们承担。再说，县里想承担也承担不了，全县有几十个乡镇，我们香梔镇能向上伸手，其他兄弟乡镇也可以向上伸手。大家一起向上伸手，最后统统集中到中央，国库掏空，恐怕也解决不了全国五千多万残疾人

的问题。所以，还得自己靠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哟。”

蓝谷受了马镇长的感染，心悦诚服，并且暗暗赞赏马永昶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

问题一时看来解决不了，无冕皇帝无权也不能拔苗助长，蓝谷只得打点行装，准备返回南京。不料，就在她去农贸市场闲逛，准备带点什么回去的当儿，民政助理员杨炯又来找着了了她。

这时，民政助理员已经抢在蓝谷前面几步，跨上了一家铺面的条石门阶，招呼女记者进屋。

这是一片两开间门面的老式茶馆，檐外挑着一面蓝布幌子，上书一个斗大的“茶”字。年代久远，颜色已经变得灰暗的杉木板排子门一清早就全部卸完，露出店堂里一张张油黑发亮的桌椅和长年累月受着烟熏的屋梁。屋梁上有一幅不很新的红纸，上面工工整整地端写着“只见财来”几个字。靠近店门右侧，是两眼用石灰水草草刷过一遍的老虎灶。灶上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地滚沸着。透过热腾腾的雾气，灶壁上那位专司招财进宝的财神爷赵公元帅正眯眯笑着招徕路上行人。

店堂里已经有了不少茶客，声音纷杂。茶馆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精瘦汉子，左腿有些跛，黑皮脸上凝着一层笑，一手托掇茶碗，一手提把长颈紫铜茶壶，嘴里不停地吆喝着，在桌椅间一颠一颠地来回跑得好欢。仿佛是感觉到店门口又来了客人，他一边麻利地为一位刚入座的红鼻头茶客沏水，一边车转身子，嘻嘻笑出声来：

“哟，杨助理，稀客，稀客！今天是哪阵风把你这位镇政府的大干部也给刮来了？这边请，这边请！”

说着，茶馆老板已经在一张空桌上抖撒开刚浆洗过的橙

色台布，摆好茶碗，顺势还用一只脚尖挪正了桌前的那两张陈年老古董太师椅。

民政助理员把蓝谷领进店堂，一边请她入座，一边向茶馆老板正经介绍道：

“揩油阿三，你可不要小看人家这位姑娘，她是省里新华日报来的记者，到我们香梔镇检查工作的，连马镇长都敬重她的。今天来你店里吃个早茶，你不得搞鬼哟。”

“哪敢哪敢！”揩油阿三一边赔笑，一边重新把蓝谷打量一番，“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大记者光临穷乡小店，我巴结恭维都来不及，哪里还敢有半点怠慢？……当然啰，童叟无欺，我阿三待客是一碗茶水端得平，谁也不亏……敢问女记者同志要吃啥茶？黄山云雾、杭州龙井、无锡毫尖，都是今年的新茶，货真价实……”

民政助理员说：“都不要。来两客苏州碧螺春吧。省里的干部都喜欢碧螺春，高贵、淡雅，连那茶叶的香气都是特别的。”

揩油阿三高叫一声：“好嘞！”一边赶到隔壁桌上招呼新来的客人，一边吆喝正在老虎灶前捅炉子的老板娘：“给杨助理上两杯苏州碧螺春，正宗的，不要怠慢了人家省里的大记者。”

蓝谷用胳膊肘轻轻捣了民政助理员一下，悄悄问：“杨助理，你不是说要带我去找那些厂长经理谈事吗，怎么来这儿吃茶了？”

杨助理轻轻一笑，说道：“蓝记者，这你就有所不知了：香梔镇的厂长、经理、老板们加起来一二百号人，平常聚拢到一起很不容易。即使镇政府发通知开会，也只能凑起个七八

成，不是缺了张三这一挡，便是少了李四那一帮。好在本地人有个吃早茶的习惯，别处寻不着他们，茶馆里却总是觅得着的。八九不离十。你不要小看这月春来茶馆破破旧旧不显眼，它却是本地的百年老店号。这里的茶客，差不多都是镇上兜得转的头面人物……哦，还有一处，新潮一些的，叫‘维斯顿咖啡屋’，欢喜赶时髦、开开洋荤的，大抵都在那一边。这春来茶馆加上维斯顿咖啡屋，已成了本地工商界约定俗成的聚会地。你只要稍稍调查一下，就会晓得，这里吃茶的一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大富翁呢……”

刚刚走回来的春来茶馆老板揩油阿三大概是听岔了民政助理的末尾一句话，把手上的一摞茶碗往方桌上一顿，卷起油腻腻的白衬衣袖口，撩起胸前隐约可辨“香梘缫丝厂”字样的旧饭单，一边擦着手，一边叫道：

“哎呀呀，杨助理，你捧杀我了！我这月茶馆，本小利微，市口又不好，不要说腰缠万贯，就是腰里能盈余下一贯，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杨助理指着他笑道：“你哭啥穷呢？我又没打算向你借钞票造房子，你就是把银行存折全都摊到台面上，也伤不着你一根毫毛。如今这政策是扶贫扬富，越富越光荣，你怕啥哟？”

揩油阿三依旧哭丧着脸：“记者同志，你不要信杨助理替我胡吹。如今开茶馆酒店的，都兴装个空调地毯茶色玻璃，搞几间雅座可以多赚好些钞票。我若有盈余，不晓得把这店面装潢一番？实在是腰包瘪瘪，撑不出门面呵！”

蓝谷不置可否地笑笑。杨助理嘻嘻着说：“揩油阿三，你这月店市口不赖，老茶客们也不希罕那些空调地毯茶色玻